

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

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於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結猶猩猩知往

而不知來猩猩北方獸名人面獸身黃色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見人往走則知人姓字此知往也又嗜酒人

以酒搏之飲而不能息不知當乾鵠知來而不知往人將有來

醉以擒其身故曰不能知來也乾鵠知來而不知往人將有來

事憂喜之徵則鳴此知來也知歲多風多巢於木枝人人此修

皆探其卵故曰不知往也乾讀乾燥之乾鵠讀告退之告此修

短之分也昔者葛弘周室之執數者也葛弘周景王之大夫也數歷術天地之

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

裂而死晉范中行氏之難以畔其君也周劉氏與晉范氏世為婚姻葛弘事劉文公故周人助范氏至敬王二十八年

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蘇秦洛陽人也嬴籛

道藏輯要淮南鴻烈解三虛集七

囊也蓋步蓋也蘇秦相趙趙封之為武安君初帶籛囊擔步蓋

歷說萬乘之君合山東之從利病之勢無所不下使諸侯服從

自免於車裂之患說在詮言之篇

汜論訓下

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

國亡子孫無類偃王於衰亂之世修行仁義不設武備楚王滅之故身死國亡也七諫篇曰荆文悞而徐亡是也

大夫種輔翼越王勾踐而為之報怨雪恥擒夫差之身開地

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鏹而死勾踐奮計報怨於吳王夫差獲千鏹以死也屬鏹利劍也一曰長劍此皆達於治亂之機機要而

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葛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

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自

知為身謀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是以舒之天

下而不窅內之尋常而不塞不窅在大能大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在小能小不塞急也使

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疆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

無序甲冑生蠆虱乘加也攘平除生蠆虱不離體也燕雀處帷幄幄幕也處猶巢也而

兵不休息而乃始服屬吏之貌也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

與矣天下安甯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

矜自大也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

能弱能彊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

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

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戰而不可行者有易為而難成者有難

道藏輯要 淮南鴻烈解 虛集七

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

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

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諷寸而伸尺聖人為之寸大小枉而大

直君子行之枉曲也直直其道也周公有殺弟之累誅管蔡也齊桓有爭國之

名自莒先入殺子糾也然而周公以義補缺謂翼成王以致太平七年歸政北面為臣故日以義補缺也

桓公以功滅醜立九合一匡之功以滅爭國之惡而皆為賢今以人之小過

揜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

灼也疵贅灼燃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鑿穿河上之邱冢不可

勝數猶之為易也言河上本非邱壟之處有易之地猶多以大言之也以論萬事多覆於少水激與

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為平雖有激波猶以為平平者多也猶橋柏冬生人曰冬死者

眾也齊麥夏死

人曰夏生者多也 昔者曹子為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

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勿頸於陳中則終身破軍擒將矣然

而曹子不羞其敗恥死而無功柯之盟榆三尺之刃造桓公之

曾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於天下功立於魯國復汝陽之田也管

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遂成也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難不

難也子糾之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恥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

布衣弗友人君弗臣布衣之士不以為益友也人君不以為義臣也然而管仲免於累

繼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

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

行而求小善則失賢之數也略大也小善也數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

道藏輯要

淮南鴻烈解

高

虛集七

小節而有小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蹠之涔不能生鱣鮪涔雨水也滿牛

蹠迹中言其小也故不能生鱣鮪也鱣大魚長丈餘細鱗黃首

白身短頭口在腹下鮪大魚亦長丈餘仲春二月從河面上得

過龍門便為龍而蜂房不容鵠卵房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

先師說云也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累誠

實略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舉夫顏喙聚梁

父之大盜也梁父齊邑今屬太山而為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

為文侯師駟驕也言魏國之大僧也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

魏甯其危解其患孟卯齊人也及為魏能安其危景陽飲酒被

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景陽楚將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

不滅者其略得也略猶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

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季襄魯人孔子弟子陳仲子不能存

亡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略屈伸用屈廢故小謹者無成功警行者

不容於眾好拚人之善揚人之短警毀人行自獨卑賤眾人所疾而不容之也一說警毀也行有毀缺者不為眾人

容體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疏長也蹠足也距大也自古及今五帝三王

未有能全其行者也 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

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隆盛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

也然堯有不慈之名謂天下不以子丹朱也舜有卑父之謗謂瞽叟降在庶人也湯

武有放弑之事殷湯放桀南巢周武弑紂宣室也五伯有暴亂之謀齊桓晉文宋襄楚莊

秦穆德未能純皆有爭奪之驗故曰有暴亂之謀也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

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文武以備具而不責

道藏輯要 淮南鴻烈解 一 虛集七

備於人 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任其力所能任也自修則以道德責人以

人力易償也自修以道德難為也難為則行高矣易償則求贍

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牛圭曰璜夏后氏之珍玉也考取贖也明月之珠不

能無類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類譬若絲之結類也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

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志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賢

乎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伊尹負鼎俎調五味以干湯卒

為賢相太公之鼓刀太公河內汲人有屠釣之困卒為文王佐翼武王伐紂也甯戚之商歌甯戚

衛人也商旅於齊宿郭門外疾世商歌以干桓公夜出迎客聞之舉以為大田其歌曲在道應說也其美有存焉

者矣眾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為不肖

及其為天子三公而立為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眾也信知夫發

於鼎俎之間伊尹出於屠酷之肆肆列也謂太

所以束縛興起也謂百里奚解於累繼之中累

人謂管仲興於牛領之下也領讀合索之合洗之以湯沐被之

以燿火立之於本朝之上倚之於三公之位燿火取火於日之

行火之正令火所以祓除內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

有以內合內合於君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

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為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

中其失人也必多矣為上自任耳目聰明以得賢人之故不復

草莽之中失賢人何則能効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

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眾人之所眩耀狀似

嫌疑謂白骨之肖象牙也故狼者類知而非知狼者自用像

碧盧似玉蛇牀似麋蕪也故狼者類知而非知有知非真知愚

道藏輯要淮南鴻烈解真虛集七

者類仁而非仁愚者不能斷割有戇者類勇而非勇戇者不知

似於勇非真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

亂人者芎藭之與橐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言其相

芳臭不同猶小人類君子故劍工或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

其種歐冶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惟猗頓不失其情碧盧或云

魯之富人能知玉閻主亂於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

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修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

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薛齊邑也燭庸

也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邱中

不盜刀鉤

廩邱齊邑今屬濟陰齊景公養孔子以言未見從道未得行不欲虛祿辭而不受故不復利人刀鉤也

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

許由隱者陽成人堯欲以天下與之洗耳而不就故曰不利於封侯也

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刀

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足

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

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

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人振以恐懼則

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眾趙襄子善罰者

刑省而姦禁齊成王行善予者用約而為德秦穆公善取者入

多而無怨齊桓公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

道藏輯要

淮南鴻烈解

一豆

虛集七

赫為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

智伯求地於趙

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以圍之三月不尅趙氏之臣張孟談潛與韓魏通謀反智伯而殺之張孟談之力也故曰高赫無大功也

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

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為忠之臣者莫不終

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眾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

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

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

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服中野人得之穆

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

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

晉惠公為韓之戰處一年者謂飲食肉人酒之明年也晉惠公夷吾倍秦納己之賂秦與兵伐晉戰於晉地

韓原也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驂獲之梁由靡晉大夫扣猶牽也

將獲穆公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為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

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為得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

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戟也長丈六尺犀或作三直出三甲也有輕罪

贖以金分輕小以金分出金隨罪輕重有分兩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不勝猶不直也箭十

二為東也百姓皆說乃矯箭為矢治箭之筭好者也鑄金而為刃刃五刃也刀劍矛戟

也矢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

因民之所喜以勸善因民之所惡以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

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賞當賞不虛費至刑不濫刑當刑不傷善

道藏輯要淮南鴻烈解頁虛集七

濫讀收斂之斂也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少正官卯其名也魯諸人孔子相魯七日誅之於東觀

之下刑不濫也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鄧析詭辯姦人之雄也子產誅之故

姦止也傳曰鄭駟過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制刑書之於竹鄭國用不以人廢言也

以近論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天下莫易於為善而莫難

於為不善也為善靜身無欲信仁而已慎其天性故易為所謂不善貪欲無厭毀人自成戾其天性故難也

為善者靜而無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無所

誘或循性保真無變於己故曰為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

盜管金篡弒矯誣非人之性也姦私亦盜也符節成信也而盜取之管壯箭也金印封亦所以

為信也固閉藏也篡弒下謀上也矯擅作君命誣以惡覆人也皆非人本所受天之善性也故曰為不善難

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不循

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罔其姦邪勤率隨其蹤跡勤者問吏率大也無愚夫蠢婦皆知爲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蒙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遂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

道藏輯要

淮南鴻烈解

一覽

虛集七

也或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繁也勒主問吏故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爲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恆虛而易足庶無欲也今夫雷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御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矣論若桀與

紂無道術度量不得為匹夫何尊樂之有乎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

累也不以爵祿累其身也荆狄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

也勇而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俛入

城門以為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為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

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也見寢石以為虎也懼捨其氣也拚又

况無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為雛鷺毛者

為駒犢柔者為皮肉堅者為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蠶蜃山生金

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為燐人弗怪也血精在地暴露百日則為燐遙望烟

烟若燃山出曠陽色身有毛若反踵見人而笑水生罔象水之精也

罔象也木生畢方木之精也狀如鳥青色井生墳羊土之精也魯季

子穿井獲土缶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

其中有羊也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

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

神祲祥而為之立禁禴祥吉凶禁戒總形推類而為之變象何以知其

然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彘為上牲大高祖一葬死人者裘

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射其肘軒擠也讀近枕戶櫛而臥

者鬼神踈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

大高而彘為上牲者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

何也以為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

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其緜綿曼帛温煖於身也世以為裘者難

道藏輯要 淮南鴻烈解 章 虛集七

得貴賈之物也

曼帛細帛也裘狐之物屬也故曰貴賈之物

而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

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驚之

資用也驚忌恐

相戲以刃太祖射其

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為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仇

爭忿鬪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

累其心

恐累

枕戶櫛而臥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

戶牖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

虛孔竅也

夫戶牖者風氣

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粗狃者也離者必病

離

故託鬼神

以伸誠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官府

者也故以譏祥明之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

其教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為譏祥而狠者以為非唯有道

道藏輯要

淮南鴻烈解

皇

虛集七

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帚杵臼者非以其神為能

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

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

崇終也日

日至食時為終朝也

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

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

也葬以大車為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况人乎此聖人所以

重仁襲恩

襲亦重累

故炎帝於火死而為竈

炎帝神農以火德王天下死託祀於竈神

禹

勞天下死為社

勞力謂天下治水之功也託祀於后土之神

后稷作稼穡而死為稷

稷周

棄也 羿除天下之害死而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

羿古之諸侯河伯溺

殺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窺窞之屬有功於天下故死託於宗布祭田為宗布謂出也一日今

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是也或曰司命傍布也此堯時拜非有窮后拜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爲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爲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所以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君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爲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爲論如此豈不悖哉今夫僦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爲軸之折也有如轅軸其上以爲造不如軸轅之趨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菟爲走而破其玦也因佩兩玦以爲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鴟目大而睡不若鼠蚘足眾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眾不若少者及至夫彊之弱弱之彊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爲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劍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爲尊也所在而眾仰之夫螫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爾况兆民乎

詮言訓

詮就也就萬物之指以言其
微事之所謂道之所依也

道藏輯要

淮南鴻烈解

重

虛集七